

此情已是成追忆

——怀念李军兄

◎王子和

2022年2月22日,就在很多人在网上谈论这个很特别的日子的時候,我的好友,也是南通文学界许多人的良师益友李军兄,于凌晨驾鹤西去。一晃,一年多过去了,清明时节,想起李军兄,往事如潮水一样漫卷进心扉。

2017年,我曾经为李军兄特意填写过一阙《临江仙》词,收入到了我的《北方河诗词选》一书中。2018年年初,我把样书送到了他的家中。当晚他打来电话,兴奋地谈这首赠词,谈这本《北方河诗词选》,谈他在主持《南通日报》《江海晚报》副刊期间,曾编发过我的稿件的往事,谈我们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友情,就像过往的许多次通话一样,亲切诉说,绵绵不绝。如今,此情已是成追忆。

清楚地记得李军兄对我说过,1947年2月,他出生于如东黄海之滨的桂林乡四书村,那是个很有文气的名字,是个读书风气甚为浓厚的地方。不是吗?这个地名中,既有桂林山水,又有四书五经,生在这么个地方,李军日后想不成为作家、诗人,怕也难啦。还是少年时,他随父进入南通城,看到了长江水,从此与长江结下不解之缘。1966年,他从南京长江航运学校(现更名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)毕业后,进入南通港务局工作。

不论是家乡那咸咸的海水潮汐,还是长江的淡水波澜,都力举着李军升起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的樯帆。20世纪70年代,他先是以小说成名。而他的作品始终都离不开一个“水”字。其中有报告文学集《黄海情》、散文诗集《山海吟》等。1994年9月,他又携手卢庆平和我,创作出了近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长江口大潮》,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。此书既是最早歌颂南通开发区的文学作品,更是畅快淋漓地做了一次大水长江的文章。而且,还是一篇浸透了我们三人友谊之情的珠联璧合之作。那时,南通开发区的开发尚在初级阶段,从市区过去,路况于曲折颠簸、泥泞风尘中非常难走,有一条路甚至要绕道剑山及军山南面。但是,为了撰写此书,我们曾数十次相约冒着酷暑和风雨前去采访。就在采访快要收官的时候,又一起采访了时任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琛。采访从上午开始,对开发区事业一往情深的张琛,谈兴很浓,欲罢不能,中午设宴招待我们三人,一边喝酒一边再谈,一直谈到夕阳西下,主题就是开发区的希望与蓝图。那天中午,李军兄的酒量超常发挥。

是的,南通文学界的朋友

的豪饮之人。记得还有一次,当年我刚乔迁到文峰路的时候,曾设家宴招待他和几个诗人朋友,那一夜,白酒喝完了喝啤酒,告辞时已是过了子夜。

李军兄的豪饮,是生活嗜好。其敬业精神更是有口皆碑。在供职于南通日报、江海晚报的近40年间,他以其江海一般开放的襟怀,借助于八面来风,呕心沥血地操办着《广玉兰》和《夜明珠》等文艺副刊,为读者推介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美文佳酿,他是名副其实的酿酒人。是他慧眼独具,将来自各行各业的众多普通作者一步步地培养成了作家和诗人。作为文艺副刊的主编,李军别具一格,他重于选稿,重于来稿的品位和多样化,重于作者的原创,为此,他很少改稿,更是反对大改,以保留作品的原汁原味、语言特色和智慧锋芒。

李军兄还是个富有创意且有大格局的人。199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,他请仇红、卢庆平和我,一起在报社楼下的一个小饭店喝酒,席间他说,你们三个人文风近似,惺惺相惜,在《南通日报》上特意给你们仨开个专栏如何?一拍即合,于是,我们三个人便以“东风铃”为共同笔名,从春三月至盛夏,发表了近40篇随笔。这些随笔,以文化视角审视时代、城市及社会现象,思路鲜活、文笔清新、样式活泼,一时间“东风铃”声名鹊起,许多读者都在打探:“东风铃”是何许人也?其实,李军兄就是摇铃人啊!而“东风铃”这个笔名,创意就来自市文联所在地的文峰塔上的风铃,历史会永远记得,他曾任南通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。

李军兄除了豪饮、十分敬业外,还有就是胸怀坦荡和重情重义。记得1989年10月,我从南通军分区转业到市委宣传部工作,上班的第一天,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李军兄打来的,祝贺我老兵新传。

我常想,来自黄海边的与海涛一样豪放的李军,曾在十余年间,浪迹于渝申(重庆到上海)航线,终日与大长江为伴的水手李军,如果他不喜欢酒,怕也是难了,也就是怪了。

我们先后退休后,随着年岁渐长,文友间的交往少了,觥筹交错的机会也少了,体味他的老本家大诗人李白《将进酒》中的那种浪漫情景的机会,自然也是少了。但只要相聚,他的豪爽本色不改。有一次,我请他和几个老友到一家自助餐厅小聚,那家餐厅是免费供应日本清酒的。那天,我们又没完没了地喝开了,一直喝到服务员催促我们,说要下班了。但是,李军兄意犹未尽,至今,他对



春意浓

◎陆军

秋雨和墨鱼

◎吕炜照

墨鱼是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小男孩,墨鱼本名牟宇,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就离开了南通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,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逢年过节才回家。平时,牟宇就和年迈的奶奶生活,由于缺乏父爱和母爱,让原本内向的牟宇越来越不爱说话,附近的小朋友都不愿意跟牟宇玩耍,每次小伙伴说牟宇是父母都不要的孩子,牟宇就会随手捡起小石块和树枝扔向小伙伴。久而久之,村里的小孩都逐渐疏远牟宇,由于营养跟不上,牟宇又黑又瘦,小伙伴们索性给他取绰号“墨鱼”。

秋雨是一名警校毕业的女警,因为一次爱心活动,秋雨发现躲在墙角的牟宇。于是,秋雨主动上前跟牟宇说话,牟宇对热情的秋雨不理不睬。秋雨用自己温暖的话语和行动终于感动了牟宇,两人以特殊的方式成了朋友。

九月的雨说来就来,年仅六岁的小牟宇伸开自己的一双小手,接几缕雨丝于掌心,静静倾听雨声。

“牟宇,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也不听话?赶紧进屋,被雨淋湿要感冒的。”年近七旬的奶奶拉着孩子的手准备进屋。

孩子用力地挣脱奶奶的手,又站在雨中,目光始终望着门前的小路。

近了,终于看到了一个藏蓝色的身影。牟

宇飞奔过去:“姐姐,我等你好久了。”

“牟宇,你怎么又站在雨里?看你的身上都湿透了,刚好给你买了新衣服,我们回去试试是否合身。”

“姐姐,你为什么叫秋雨,难道你出生在秋天的下雨天?”

“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,我确实是秋天出生的,那天正在下雨。后来我长大了,一直喜欢下雨天。每次我心里难过的时候,可以把内心的一切向雨诉说,它可以听懂,而今天的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,明天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,就画画吧,等我下次来的时候,你讲给我听,好吗?”

“我是一个又黑又丑的‘墨鱼’,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”“谁说你没有朋友,我就是你的朋友。”

“真的吗?那你愿意做我永远的好朋友吗?”“当然愿意。”

“那我们拉钩,一百年不许变。”

大手拉小手,简陋的房间里传来两个人的笑声,这也是牟宇在成长岁月里第一次感受到的温暖。

转眼之间,牟宇上了小学一年级,每天放学做完作业,就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,拿出纸和笔,用心画黄昏时分的油菜花和夜空中的月亮。

整整两个月没有等到熟悉的身影出现,牟宇一次次站在村口望向远方,每次满怀希望地来,却又失望地回家。

牟宇也没心思吃晚

饭,在小桌上托着腮帮画着画。不一会儿,一名女警的画像跃然纸上,画好了再用橡皮擦擦掉,然后再画,泪水浸透了纸张,最后将画撕下揉成一团随手一扔……

三月的雨,轻盈、细密。牟宇站在村口的大树下,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然而,等了许久,等来的只有失望。牟宇哭着转身准备回家。“牟宇小朋友,请转身……”

熟悉的声音,牟宇看到了身穿制服的秋雨,再也控制不住眼泪:“秋雨姐姐,这两个月你去哪里了,我以为你不要我了……”

“乖孩子,别哭,这段时间我和叔叔阿姨一直在值班备勤,没能及时来看你,你不要生气啊,看,我给你带了什么?你爱吃的橘子罐头、薯片、牛奶,还有你心心念念的奥特曼组合玩具和新书包。”

“我什么也不要,只要你能经常来看我。”“看看这是什么?你画的是姐姐的背影啊!”

“这幅画我明明扔了啊,怎么会在你那里?”

“那天晚上我来你家了,你在楼上睡觉,我没有让奶奶喊你起来,奶奶说你把画撕了还揉成团扔了,我拿回家好容易拼接起来,才发现你画的是我的背影。”

“我这里还有一张,你看。”“呀,女版的奥特曼。”“姐姐,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奥特曼。”

两人相视一笑,秋雨和墨鱼的故事依然在继续。秋雨,用爱心点亮了墨鱼的新人生。

